

赏心 ■ 目



胡明

和葛优面对面

我认识的记者提到葛优都是赞美,大学的学妹甚至说葛优就是理想中的丈夫。这加深了我对葛优的好奇。

2002年,我还在《中国银幕》做责任编辑的时候,我想要约他做个人物专访。他那时候还用呼机,虽然有一个手机号码,但是真的是只供他自己打给别人用的。你呼了他之后,他依据你的留言判断是否回电,如果需要就打开手机给你一个电话,平常时间那手机都关机,发短信的结果多数是杳无音信。寻呼台的小姐似乎都知道那是葛优的寻呼机,因为她们好像明星助理那般专业地对你提问,比如她们直接问我我是哪个媒体的,是什么职务。

千辛万苦我才联系上葛优,他说很抱歉不在北京,而且他不想进摄影棚拍造型照片。不用见面,在电话里听声音就仿佛看见他万分抱歉地咧着嘴笑,他说:“就我这个模样,怎么造型都没法去时尚,做封面更不好,会打击群众的购买欲望。”他说话的语气特别诚恳,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可是想象着他电话那头抿嘴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要笑出来。这次没见成面,只是电话采访了几个问题,虽然他有问必答,但是再私人的问题三句话他都能绕回到电影本身去。听着他局促却诚恳的笑声,我觉得他有大学智慧。

2003年,路学长导演的《卡拉是条狗》首映。我拿到票去看媒体场。葛优和导演一起出席和记者们座谈。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他是否再和冯小刚合作贺岁剧了,他憨憨地笑,接过话筒说自己是个性,导演说啥就是啥,今天他的头儿是路学长。一句话就把大家都兜回到这天真正的主角上。记者们虽然知道他的伎俩,但是冲着他的笑脸也感兴趣。我发现创作团队里都有我的学姐在,赶紧跑过去,说自己想要做葛优的专访。学姐答应安排。

专访地点安排在马克西姆西餐厅,据说冯小刚他们都喜欢在这里吃饭。因为是中午的时间,葛优坐下来就问我吃饭没有,说要是没吃,尽管点,他请客。我和摄影师都很后悔已经吃过午饭才来。

葛优坐下的第二个动作是关手机。我想起关于传呼机的事情,问他,他很惋惜那时候的北京已经没有传呼台了。他还习惯发短信,但是他都看。访问围绕电影进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关于很久以前他拍的一个电视剧,也是他唯一接拍的古装电视剧,叫做《寇老西儿》。我一说,他就挠脸,叫我别说了,看了那电视剧,他周围的人都说很奇怪——他不适合古装,也不能当官儿。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群众的范儿,可是我周围的人都喜欢那部电视剧,笑得不行。“所以说失败,那是一个正剧。”葛优很严肃地点头。

大家都爱看葛优的喜剧,觉得他站在那里就可以让人心情舒畅。《卡拉是条狗》里面他演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不但长了头发还一脸苦相,但是观众看了还是笑。“大家伙儿高兴最重要。”葛优满脸无奈却真诚地说。

胡明:作家,《巴黎恋歌》等港台热门电视剧编剧。持有“中国演艺经纪人执照”,熟悉演艺圈内幕,混迹时尚杂志圈多年。

无微不至



陈宇夏

女校长与女总统

当选为三百七十一年以来哈佛的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媒体的聚焦,虽然她一再坚持,自己是哈佛校长,不是哈佛女校长。

虽然哈佛是一个充满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学校,但是哈佛大学直到1946年,才出现了女学生。不过当时她们并没有机会和男同学们一起学习——教授们在哈佛校园里教完男生之后,赶到离校园五分钟路程的女子学院上课。1963年,女性终于可以和男性一样获得哈佛的毕业证书,但是直到1972年,考上哈佛的女孩子,才能够搬进哈佛校园里面的宿舍。

艺度空间



陈宇夏

压岁钱

又是春节,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比起洋节,这才叫全民皆兵。传统节日自然多习俗,团圆、年夜饭、拜年什么的,最好玩的是焰火,斑斓了“寒冬”的夜空,把春节烧得暖融融的。现在的城市,不大允许燃放了,没有爆竹声声,春节难免有几分深宫清幽的委屈。可是,谁会真正管它,心疼自己还来不及。而且大人忙,小孩玩,照旧热闹得很。嘉年华庆典中,当然有受委屈的,甚至每年都愤愤不平。

包压岁钱是华人的传统,长辈派发红包给未成年晚辈,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转给他们。传说古代有一

尘埃落定



洁尘

南方年北方年

我其实挺想拜年的:大年初一,全家人穿戴一新,拎着礼盒,到各家亲戚走动走动,聊家常说点吉利话什么的。可是我没有这个机会。我父母都是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来成都的,在成都我们家没有亲戚。

我的愿望是我先生的过去。他是天津人,在天津,他有一大堆亲戚。先生也是大学毕业到成都的,在成都已经生活了20年。之前,他在天津过的20多个春节就如我想象的那样,四处拜年累得不行。他说,在天津,过年是一年里最累的时候,特别

争取平等的机会和待遇,一直都是哈佛女生和女性教职员的目标,尽管这次诞生了首位女校长,但是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她在未来起用和培养女性教师方面将要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在前任校长萨莫斯上任前,哈佛的女性终身教授已经达到了总数的37%。但是之后开始递减,到了2004年,比例只有11%。

对于福斯特来说,除了要管理数量庞大的教职员和学生,“花销”每年三十亿美元的预算和超过300亿美元的捐款外,她面临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要进行的本科核心课程改革。根据课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为了让哈佛的毕业生能够更快适应和融入这个全球化的社会,建议他们在四年学习期间,必须在文化传统、宗教伦理等领域里面选择七门课程。另外,学生必须在三个技能课程里面选择两到四门课程,这三种技能包括了写作、外语以及分析推理。

以目前哈佛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来看,并没有足够的符合上述要求的课程,另外,不少学生也担心,如果课程开设不足的话,就容易

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年三十夜里出来,专门摸睡熟的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整夜点灯不睡,就叫“守祟”。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年三十晚上,为防止祟来侵扰一直逗孩子玩,小孩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睡下以后,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在枕边。半夜里,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祟正要用他的白手摸孩子的头,突然孩子枕边迸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于是这件事传扬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夜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人们把这种钱叫“压岁钱”,“祟”与“岁”发音相同,日久天长,就被称为“压岁钱”了。

小时候我也有压岁钱的,数目不多,几块钱而已。妈妈把崭新的毛票裹上红纸,交给我和哥哥,这成了一整年的欢喜缘由。少年的手摩挲着僵硬的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是岁月的一种声响耶!妈妈是数学老师,对数字的概念体现在方

是拜年,那些繁文缛节让人抓狂,这甚至是他离开北方到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之砒霜,我之蜜糖。就是因为那些繁文缛节,那些仪式化的东西恰恰是我所缺失的。

作为一个南方人,很多时候我相当认同南方。南方在形式感上的随意散淡不羁潇洒,很多时候让我觉得相当宽松。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发青睐那些传统的形式感的东西了。

像我这种生长在一个南方城市的移民家庭中的孩子,没有贴春联的习惯;不祭祖,不祭灶王爷;没有大年三十午夜时分下饺子的风俗;没有大年初一穿唐服的要求;甚至不守岁,除夕夜什么的时候过了就什么时候睡……而这都是我先生当年困在风俗中时无比向往的。

现在过年,物质上其实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几乎没有有什么年味可言,又没有什么仪式需要举行,那滋味真是寡淡万分。好些年的除夕夜都是这样,

造成某些核心课程人满为患的情况,这样就会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如何把计划落实到实处?对于福斯特来说,这是一个考验。

在福斯特任期之内,哈佛准备向外扩展自己的地盘,他们已经在查尔斯河对岸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准备把现在集中在哈佛校园周边的本科宿舍以及教学楼,扩展到对岸。而且制定了设立干细胞研究中心的计划。不少哈佛医学院的教授们抱怨,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哈佛的医学研究一向领先于世界,但是在这个课题上,却处于还没有起步的阶段。

哈佛诞生了一位女校长,除了学校本身的历史原因格外引人注目,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正值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起步阶段,不少希拉里的支持者认为,既然一个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比美国历史还要久远的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那么美国人接受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间丘露薇:2003年,她是首位进入巴格达的华人女记者,被誉为战地玫瑰。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方面面,至于压岁钱,就是过一年多给一块。小时候我立志三十岁结婚,那最后一次从妈妈手中领压岁钱,就是三十块。没事的时候计算三十张一元纸币的厚度,那是做孩子的,享受父母庇荫的最后期限。可是妈妈不这么认为,我读了中学后就再也拿不到压岁钱了,那年我只有十一岁。而根据华人传统,成家了才算大人。心里真是很受伤。

工作以后心知更没有资格获取压岁钱,干脆封红包给妈妈。妈妈开心,我也幸福。每年春节前,跟哥哥通长途电话,确定给妈妈红包的具体数字。哥哥总是大大咧咧:还是和去年一样。每次我都想讲“可不可以多一点”,却始终没法开口。哥哥都结过婚的人了,妹妹哪有替他做主。其实我有点心疼妈妈,子女回去见她一面,留下几十张钞票,就算买了整年心安。这世上任凭谁人,这生都送过礼,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压岁钱更是。这个道理我懂,妈妈会不会也明白?

张艺:著名电台DJ,主持的《夜动听》《都市夜归人》等栏目,深受听众喜爱。

在父母家早早吃了年夜饭,帮着收拾一下,然后我家和姐姐一家在8点前分别离去,因为8点时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了。老两口可以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看。

我给自己设立了几条规矩,比如,大年初一我会翻出我多年前订做的那件锦缎中式棉袄穿上一天;还比如,初一早上一定吃汤圆,讨一个平安团圆的口彩;再比如,春节前买好水仙,仔细地养,保证初一的时候是盛开的,让这淡雅的花事应个景。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想几条规矩来让自己和家人“仪式化”一点。也只能这样自我暗示了,为的是获得一点意义一点滋味,也为了给自己、先生和孩子以后的回忆留下一些细节一些痕迹。我最想的是一个蒲团,让我跪下去给老人们磕个头。但我真的给父母来这么一下,会把他们吓着的。从他们那代起,传统已经断掉了。这真是一个让人伤感让人深思的话题。

洁尘:作家。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十余部。

初露端倪



王强

办公室“恋情”

前几天我们播了一条美国女宇航员“千里追情敌”的消息。一位名叫诺瓦克的女宇航员对一名总在一起工作的男宇航员产生了感情,而她认为另一名女子与这名男同事关系暧昧因此怀恨在心。当她得知情敌即将回国时,便心急火燎地开车赶往1500多公里外的机场用辣椒水喷情敌的脸。而为了不在路上如厕耽搁时间,她甚至还穿上了成人尿布——瞧瞧,与情敌的战斗都用上航天员专用产品了。

那天,我们每一位当班的主持人都播了这条消息,大家纷纷感叹恋爱中的女人就和疯子一样。据说,宇航员平时训练中就要注重培养搭档之间的感情,否则,从地面打到天上怎么得了!在我和徐闲聊这条消息的时候,徐老师突然冒出一句:“你说咱们十几个人成天憋这小屋里,怎么就产生不了感情呢?”

都说日久生情,但这句话在我们办公室里绝对是个例外。每次主持中午的《中国新闻》时,我都要和一位男主持人一起搭档主持。搭档基本就三个人——鲁健、王世林、刚强,每天直播前我们都要交流,直播后则一起吃盒饭。按说接触的时间可能不比宇航员们的少,但是

冰冰有礼



冰冰

在凤凰过年

凤凰的年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新。

在凤凰过年,你不能绕过的一件事,就是打糍粑。每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前后,家家户户都会把煮熟后的粳米倒入一个大大的石臼或木桶里,然后两到三人各持一支类似棒球棍似的木杵,一下一下将米饭捣烂、捶打,把它打得有粘性之后,再上笼屉蒸熟,按照需要做成圆饼状或切成矩形。糍粑是凤凰人过新年的必备食物,也是新春佳节里大家走亲访友时携带的送礼佳品。你家在这里有没有地位、有没有面子,从你过年得到的糍粑数量里可见一斑。

大年夜,基本上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是要吃年夜饭的,这个时候,除了鸡鸭鱼肉,就会有刚才提到过的糍粑,有蒸的,有煎的,有油炸的,花色品种不少。而在席间,按照本地习俗,鸡头、鸭头等“首领”是要献给在座年纪最大的长辈享用的。

而享用过年夜饭之后,凤凰的老乡是要一家大小围着火炉守岁的,看着炭火在火塘里明明灭灭,等着新年美好时刻的到来。凤凰没有燃放鞭炮,所以,这里的大年夜是烟花、爆竹的海洋。有的人家还会买特别大的炮,放得撼天动

绝对不可能产生恋情!

每次我与鲁健搭档,直播下来后肯定是一场“电视遥控器争夺战”。我酷爱看TVB星河的一些情节轻松的电视剧,鲁健却对HBO的惊险刺激大片情有独衷。两个人总比谁先抢到遥控器。而刚强与我只要见了面就会上演“脱口秀”。刚强模仿别人发音有一绝(真是有天赋),我学别人的神态也有点小聪明。因此,我们的战斗总是在上升到人身攻击前结束,然后一笑泯仇。你说,这样的同事之间怎么能产生感情呢?

我们之间太熟悉了与我们的职业特点有关。说来好玩,我们每次上镜前都有一个必做程序——换上镜衣服。最开始,我们女士们总是客客气气地把男同胞请出去,然后锁上门,换好外衣着光鲜地上直播线。时间长了,总让他们出去我们也觉得很麻烦,于是简化为把自己的大衣柜门打开作为屏风,大叫“换衣服啦!换衣服啦!”男士则躲在衣柜门的另一边——因为完全信赖他们。我们经常上演的一幕是——把外组人请出去,然后两个人锁上门在衣柜门后各换各的,刚来的实习小编导们往往惊讶万分地跑出去。

情人节那天,宝印在屋里吹头发。他只负责主持《环球报道》,属于国际组。我与他不熟,就很腼腆地对他说:“宝印老师,麻烦你出去一小会,我要换衣服。”宝印故作悲哀地说:“端端,你还是把我当外人啊!我知道你们的习惯。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对我真是打击啊!”

王端端:获央视“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优胜奖。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播《中国新闻》。

地的响。

按照惯例,凤凰人过年还要唱戏。年前,戏班的人主动找上门来,询问是否接受拜年。初一早上,戏班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走遍所有应承的人家,往往持续一两天才能唱完。

正月里上演的庆祝新年的仪式,除了唱戏,还有一种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抬春”。“抬春”有点类似于深圳世界之窗的花车巡游。过春节的时候,以村为单位,组织抬春队,扎好花车,不过这花车不带动力,完全靠人力抬着,花车上或坐或站着古装的表演者,走街串巷,给人们送去欢乐。

听过戏,看过舞龙和抬春,就该去亲戚家走走了。过年去串门,孩子们自然是可以得到压岁钱的,而我们大人则可以品尝一下女主人炮制的“芝麻豆子炒米茶”,这也是湘西特有的茶。其实说它是茶,和普通意义上的茶相比,内容可就丰富多了。要先将芝麻炒熟备用,黄豆加盐炒熟备用,把熟米饭用文火焙干,加少量菜油炒成焦黄色炒米备用,茶叶放到大铁壶里煮好,滤掉茶叶,将芝麻、黄豆、炒米统统一股脑放进杯子或碗里,再用热茶水这么一冲,一杯香喷喷的芝麻豆子炒米茶就这样做成了。一般说来,喝上这么一杯茶,你的肚子可以三四个小时感觉不到饿。而假如你一天都在拜年,晚上回家,基本上就不吃晚饭了。因为这茶已经把你灌饱了,而这茶,也早已让你醉在一片浓浓的乡情里。

我虽不是凤凰人,但是我在凤凰做过客。

蓝冰:专栏作家。长期为《LADY》《城市画报》《女友》等报刊杂志撰稿,公开发表作品逾100万字。